

花的嫁衣
系列丛书 05

听说 她的以天 我替代不了



经年留颖
I HEARD THAT MY SMILE
CAN'T TAKE THE PLACE OF HERS



粉碎你曾深信不疑的童话
天使不会替她爱你

卑微少女因爱画地为牢
全城失语，暗恋比默剧窒息

《花火》一爱倾城物语，细述少女一生挚爱与孤独
世上有一千个不能幸福的理由，因为放弃你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花的嫁衣系列丛书
04

听说她的笑[☆]
我替代不了

I HEARD THAT MY SMILE
CAN'T TAKE THE PLACE OF HERS

经年留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说她的笑我替代不了 / 经年留颖著.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2011. 12
(花的嫁衣系列丛书 / 苏瑶主编)
ISBN 978-7-5443-4132-5

I. ①听… II. ①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2545号

花的嫁衣系列丛书

听说她的笑我替代不了

丛书主编: 苏 瑶 本 册: 经年留颖 著

责任编辑: 康云生

策 划: 古 华 马慧光

装帧设计: 许 静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 570216

电 话: 0898-66830929 (海口)

0731-84863905 (长沙)

网 址: <http://www.hncbs.cn>

印刷装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3-4132-5

定 价: 138.60元 (全七册)

CONTENTS 目录

听说她的笑我替代不了

- 001
楔子
似水流年

看着他高大的身躯孤独地立在寒风中，那一刻，我甚至想还他一个宋唯暖，可惜，我办不到。

- 007
第一章
咫尺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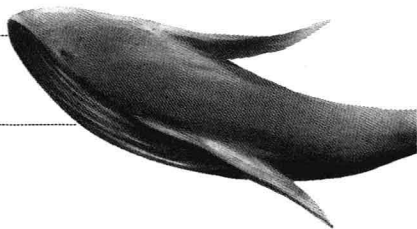
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好，是尽了全力的，但是我不愿意他为了温暖我，而伤害自己，那样的暖，我要不起。

- 045
第二章
物是人非

心底的伤，只有心底的那个人才能治疗。即便我能强硬地把他眉宇间的褶皱抚平，他的心依旧伤痕累累。

- 081
第三章
逃之夭夭

偌大的客厅里，桌上的碧螺春升起白雾，他燃了烟，无情地对我说：“找个人谈场恋爱吧，就从今天开始。”





119
第四章
飞蛾扑火

如今，我终于敢舍弃一切，清楚地告诉他我的心意，却忘记了，三年，足以成就另一段爱情。

163
第五章
时间之城

你宋夜凉自此只能是我江南兮的，而我江南兮也只能是你宋夜凉的，这样说，你懂了吗？

205
第六章
伤城殇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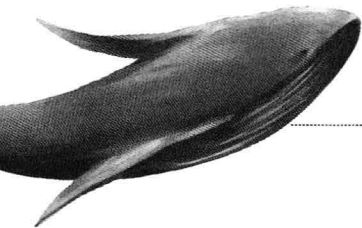
江南兮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般喜欢我，由始至终，他一次也没有对我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

235
第七章
千山万水

他给了我时间、空间去组建自己的幸福，我不知道他看着我一步步迈入坟墓是怎样一种心情，可是，感谢他让我幸福过。

269
第八章
光影落幕

六年多的爱恨情缠，最终，他选择了用短短的四个字来把它了断——我放你走。



目 录 CONTENTS

听说她的笑我替代不了

楔子 似水流年



看着他高大的身躯孤独地立在寒风中，
那一刻，我甚至想还他一个宋唯暖，可惜，我办不到。

去年岁末，姐姐远走去了人们说的极乐世界。

我丢下一切疯了一样赶到医院时，姐姐已经不在，唯一疼我的人，她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

早已哭倒在地的母亲发狂似的一把扯过我过肩的长发，把措手不及的我拉倒在地。没等我喊出声，她号啕着破口大骂：“你个贱人，克死了你爸还不够，还不放过你亲姐姐！你怎么不去死，你怎么不去死啊！”

她尽己可能地嚷着辱骂的话，手上未曾停止对我的拉扯。

之后的一切我都听不到了，被撕扯着的头皮像将要脱落般痛到深处，却抵不上心底一下强过一下的钝痛，耳边回荡着的始终是母亲说的那句“你怎么不去死”。

是啊，为什么我总是活下来的那个呢？

旁边的护士、医生见我毫不反抗，都上前制止。因为母亲情绪太过于激动，最终，医生只好给她打了少量镇静剂，把她安置在旁边的一间病房内。

我眯睁地跪在急救室门前，浑身颤抖，下意识睁大的眼睛怎么也滴不下一滴泪，望着冰冷光洁的地板，久久回不了神。

姐姐死了。

为什么会死？怎么死的？又是心脏病吗？像父亲当年那样？什么时候得的？还是……因为我？

就像当年，我出生不久，父亲便因急性心脏病猝死一样。

从得知姐姐过世到她火葬那一天，我都没掉过一颗眼泪。

姐姐说过，我的眼睛会随着嘴角一同微笑，她喜欢看的笑那么

我就不哭，可是，不管怎么牵扯嘴角我都笑不出来。

我不生于上海，十岁那年随母亲从乡下到上海谋生。生活再苦的时候，母亲还是熬过来了，带着我和姐姐两个人。

如今，姐姐去世了，亲戚们纷纷从乡下赶来送殡。抵着四周亲戚们鄙夷的目光，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遗体被抬进火炉，最终消失于冰冷的铁门之后。

那一刻，我的眼眶忽然发烫，瞳孔涣散，浑身血液一下子涌向大脑。世界静寂，四处的风景都成了一片灰白，怕看漏半分而舍不得闭上的双眼终于忍不住滚下泪水，无声无息地落着。我试着抬手擦拭，却越擦越多，泪水像缺了堤的坝，长流不止。

我想，那大概被称作——绝望。

我终于做了这辈子最疯狂的事情——我抢过了姐姐的骨灰，谁来要，我都不给。

大伯和伯娘压住我的肩膀，在旁的几位叔父狠命拉开我的手想夺走骨灰，那力道让我再一次体会他们对我的厌恶有多重。

二十年前，父亲心脏病发去世；二十年后，正值青春年华的姐姐也死掉。在他们眼中，只剩下一个面目可憎的我。

大伯气急败坏地冲着我大吼：“放开！死丫头，老子饶不了你！”

满脸通红的他拽着我的腿，扯着我走了好几十米。母亲不仅没有阻止，还一边辱骂，一边追着大伯跑。我厚厚的棉裤被水泥地硬生生磨破，裸露的肌肤在深冬时节的冰冷地面拖行。我护着骨灰盒，死死咬着牙关，一声不吭。

四周围着赶来送殡的亲戚，却没有一个愿意上前扶我，直到母亲拉着大伯指指门口，大伯才甩开我，领着亲戚们上前迎接。

看他们那架势，不用猜也知道，那个人来了。

我挣扎着坐起，望向无意却救我于水深火热的男人——江南兮。

他是我姐姐的男朋友，听姐姐说他父亲是上海市长江赢弘。二十六岁的他，已是上海最大的律师行的老板。在律师界，没有谁不认识江南兮，就像在上海，没有谁不认识他的父亲江赢弘。

初时，我弄不懂为什么只是平民百姓的我们能够攀上江家这根高枝，而江家人也不出面反对江南兮跟姐姐交往。

后来，看到姐姐跟他在一起时才知道，那大概叫爱。他总用温柔得能够滴出水的眼神望着我姐，即便是我这个局外人，也不自觉沦陷。

是的，我爱他，两年了。可那又怎样呢？我早已习惯隐藏自己的感情，只要姐姐幸福，就足够了。

眼睛酸涩得厉害。

为什么他今天才露面？不是爱人吗，怎么来得这么迟？以往的深情都是装的吗？

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刷地充斥着我的脑袋，脑袋里空白一片。

我伤痕累累，痛得起不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与母亲抱了一下后又与叔伯们陆陆续续地握了下手，点头致哀，脸上的表情有点模糊。我离他，终是太远。

他跟母亲说着话，母亲摇着头，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没多久，他走出人群，四处张望，像是在找寻着什么。平日里一丝不苟的黑发，此刻显得凌乱，像是一路风尘赶过来的。

我无暇细想这许多，我的心乱极了。

寒风呼啸，他穿了件黑色大衣，脚上的皮鞋不用看也知道是擦得晶亮的，他一向爱干净。他很高，约有一米八三，我只到他的下巴。这么看过去，他大衣的衣摆随风飘飞着，整个人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颇具玉树临风之姿。

细看之下，他幻化成大海里长年累月屹立着的灯塔，孤苦、无依、静默。

不该这样的。以往看到的江南兮总是骄傲夺目的，我怎么都

想不到，他会变得如此憔悴，让人想给他拥抱，狠狠地、紧紧地。

那一刻，我甚至想还他一个宋唯暖。

可惜，我办不到。

就在我出神之际，他踱到我身旁，沉默着，向我伸出了右手。

他的手很精致，手背白皙，每根手指都修长笔直，有别于其他男人的粗大。

我犹豫着松开骨灰盒，把右手伸向他漂亮的右手。原来那里也长有细细的趺，比我的手大些、暖和些。终究是男人，触感虽糙，握着却很舒服、很踏实。

第一次握他的手，那么好，偏偏在这样的场合。

他拉起我，众目睽睽之下，把我连同姐姐的骨灰一起带走。这么做本来自于理不合，但他来做，却没有人敢阻拦。

我带着姐姐的骨灰，去了他的寓所。

不是第一次来，这次却显得尤为冷清。我忍不住打破沉默，开口叫了声姐夫。

我一直都让自己叫他姐夫，是警告，也是限制。

他对着我站着。

我这才发现，他俊逸的面容依旧，只是原本深邃的双眼已黑了一圈，眉眼里透着疲倦，薄唇四周长了些许浅青色的胡楂，看着像几天没睡的样子。

“姐姐死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来？”

他故意忽略我的质问，伸手要我紧捧着的骨灰盒：“把她给我吧。”

他说——她。

我再也受不了了：“为什么你今天才来？姐姐最想见的就是你……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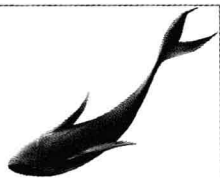
我一边大吼一边扑过去捶打他，一下又一下，眼泪哗啦啦地流了满脸，最终只能哽咽着，吐不出一个清晰的字。

他不还手，也不眨眼地望着我，直到我累了，滑倒在地。之前擦伤的部位疼得厉害，可是比不上胸腔深处的痛。我不想让他知道，只能忍住抽泣着。

他蹲下身，淡淡地说：“把她给我吧，夜凉。”

我黯然地抬眼瞪他，此刻，我恨透了他的不痛不痒。

第一章 咫尺天涯



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好,是尽了全力的,
但是我不愿意他为了温暖我,而伤害自己,那样
的暖,我要不起。

丁零——

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把我从孤寂的回忆里拉回。那已是去年的事了，似是遥远，却又近得仿佛能描摹出细枝末节。

我看了眼手机屏幕，是江南兮打来的。

“在家？”他一向这样，无论对谁都吝啬多说半个字，哪怕是我姐。

“嗯。”

“你别出去，我过来。”

“啊？哦。”

那一次，我最后还是把姐姐的骨灰给他了。他说要带姐姐去个地方，我怎么追问，他都不告诉我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眺望窗外，黑夜笼罩了整个上海，借着璀璨的灯火，依稀能辨认白日里葱郁翠绿的林带，此刻正黑压压地聚立于钢筋森林的边缘。明明正值春季，在这样的黑夜里，却蓦地生出几分萧瑟。

铁门嘎吱地响了下，大概是母亲回来了。我走过去想把房门关上，免得她看着我心烦。

“关门做什么？有本事你就走，走了就别回来，还怕看见我吗？”门外，母亲冲我破口大骂。

我不回应。她再怎么对我不好，也始终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习惯了。

但是这次辱骂没有持续很久。门外的拍打声骤然停止，我疑惑地开门，目光对上了江南兮的。

原来他已经到了。

想起母亲刚才那通羞辱，我脸上一热，借着倒水的名义，闪身

去了厨房。他不在意，随着母亲坐到了饭厅的硬躺椅上。

我给他倒了半杯温水，他伸手来接，指尖意外地碰上我的，我一时慌张，把水打翻了，泼了他一身。

我低着头，连连道歉。母亲一边拿过身旁的纸巾递给江南兮，一边瞪着我说：“学历没有也就算了，连做这么丁点事情都鸡手鸭脚的。”

我的心重重一痛。

那一年我准备升大学，姐姐的成绩比我好，家里靠母亲一个人供两个孩子读大学是不可能的。我只能辍学打工给姐姐攒学费，至于我的学业，想着等姐姐毕业，以后有钱了再读吧。但是姐姐却已经……

江南兮看着我，笑道：“我身上有刺吗？”

没想到这时他还笑得出来。我一愣，随后摆摆手，勉强笑了笑，还是没敢对上他的眸。那里太深，我怕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他给我讲的第一个不怎么好笑的笑话，我记住了。

事实上，我们都在尝试着遗忘那个叫宋唯暖的女孩，用各种方式。就连江南兮，曾经那么洒脱的人，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痛苦与努力。

这我不怪他，谁也不能活在过去一辈子不向前看，如果遗忘能让彼此好过些，用这种方式，我便没有不奉陪的份。

他把目光移向母亲，恭敬地道：“伯母，这次拜访，主要是想跟您说件事，希望您能答应。”

母亲连忙堆笑：“南兮你还跟伯母客气啊？有话直说就是了。”

一旁的我突然有点不自在，想走开，却被江南兮喊了回去。

“这件事跟夜凉有关。”

我怔了下，不解地望向他。我能有什么事让他费心？

母亲大概也没猜到，一时间答不上话。

“唯暖以前总说要让夜凉重返校园，虽然她已经不在了，但我还是决定送夜凉去国外读书，再快也得花上个两三年。”

我跟母亲都没来得及说些什么，他又接着道：“那是唯暖的遗愿，伯母您看着，可不可行？”

我的心跳猛然加快。

“如果那是唯暖的意思，那就照你说的办吧，钱那方面……”
母亲沉默了很久，冷淡地表示。

“伯母您就放心吧，钱那方面就不必操心了。”

我屏息，等待最后的审判。

“去吧，别让她在这里烦心，还不知道要克死谁呢。”

这些话，听着揪心，像是自嘲，又像是逃避，无奈至极。我的欢喜，忽然空落落的。

母亲让我收拾行李，江南兮说不急，可以过阵子再收拾，何况签证也要时间。母亲坚持，说我多留一秒钟，就多害人一次。江南兮听多了，也就见怪不怪。而我也说不上什么，只能仓促收拾了几件衣服。

母亲随我们出了门。看她和江南兮道别，我轻声说了句：“你注意身体。”

母亲大概听到了，转身前丢了句：“走了就别回来。”

我无奈地抿了抿嘴。

江南兮陪我站在家门前，许久，直到他催促，我才钻进车内。车子缓缓开动时，我的目光透过车窗，一直停留在母亲房间的那扇窗上。车子开走了，灯还亮着。

夜未深，江南兮载着我穿梭在上海灯火通明的街头，朝他的高级公寓驶去。我们谁也没说话。

望着窗外不断倒退的高楼大厦，我不想说话，但又怕他闷着，提议道：“放点音乐吧。”

不知道他有没有侧脸望我，只隐约听见他淡淡地应了句：“不必，快到了。”

他独自居住在上海的黄金地段，离我们家很遥远，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到？只是在安慰我罢了。

有时候，我对他过分敏锐的善解人意手足无措。只是此刻，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激，能给我一个安静的空间。

上海是座绚烂繁华的大都市，十年前的我不认识它，十年后的我依然不了解它。也许是对我的惩罚，所以注定了我的离开，去往隔了山、隔了大洋的地方。

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我确定，我是要去。只是心里面一直都想着，可能不止是疑惑，还有害怕，回来后的我能够拥有的还剩多少？

车子驶进江南兮的寓所的地下停车场，他下车，绕过车头帮我拉开了车门。我从未受过如此的礼遇，何况对象是他，不禁脸上一热，低声说：“谢谢。”

头顶传来他的轻笑，我下意识地抬起头对上他的眸。眉眼弯弯，可惜，瞳孔里并没有半分笑意入侵。

或许我们都一样，快乐不起来。

“夜凉，你怕我。”扶着车门，他的肯定句来得有点突然。

像是被人戳中要害，我转开了视线，掩饰道：“没，只是不习惯。”

不习惯没有姐姐的两人独处。

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我率先转身，拔腿就走，以至于来不及看他眼中转瞬即逝的莫名情绪。

他给我安排了房间。看得出是特地准备过的，房间的色调以粉色为主，望着很温馨可爱，只是我不喜欢。

姐姐过世没多久，他就能冷静地从失去的悲恸中出来了么？莫名的怒气忽地涌上心头，我拒绝道：“我不想住这里。”从小，我就没奢望那颜色会属于不受欢迎的我。

他愣了下，尴尬地笑着，摸了下我的发顶，似是宠溺，又似是笑

我的天真与孩子气，语气温和地对我说：“不喜欢吗？不喜欢就换了吧，我以为你们小女孩都喜欢粉色。”

听起来像是讽刺。我挥开他的手，犟脾气地道：“我不是小女孩，我过阵子就二十一岁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较劲。在他眼中，我是不是永远都只是个幼稚的小妹妹？

气氛尴尬沉闷，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偷窥他略显错愕的脸，才发觉自己失态了。

“对不起，我没恶意。”我率先道歉。

我望了眼房内的摆设，确实是花了心思的。这段时间谁都累，只是有时候感情一爆发，我便什么都顾不上了。

他不答，绕过我，坐到化妆台的凳子上，指了指铺着粉色被褥的公主床，道：“你坐着试试舒服不舒服，如果不喜欢，我叫人来换。”

他顾左右而言他。我抬头看着他：“姐夫，我真没恶意。”

“夜凉，在你眼中，我就那么小家子气？”

他在笑，还是那种笑，进不了眼底。

我咬了咬牙，终于脱口而出：“不想笑就别笑。”

房内的气氛彻底冷了下来。

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好，替代姐姐的份，用尽了全力，但是我不愿意他用这样的方式给我温暖，那样的暖，我要不起。

没一会儿，耳边传来他深重绵长的男音，迟缓而苍凉。

“对不起。”

我把视线从窗外移到他身上，心又不自觉地抽疼了。

江南兮低着头，额前的碎发有意无意地遮盖了他好看的眉眼，紧抿的唇线却泄露了他的情绪。

他依旧不曾抬头，顿了顿，继续道：“对不起，我迟到了。”

话说完了，唇又抿上了，喉结上下滚动着，似是强忍着什么。

几个月前的问题，有点遥远了，而今日，他终于肯给我一个答